

夏空

林笛儿
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空 / 林笛儿著. -- 北京 : 群言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93-0122-4

I. ①夏… II. ①林…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5878号

责任编辑: 王聪

特约编辑: 唐瑜

策划编辑: 付婷

封面设计: 杨平

内文设计: 吴紫薇

封面绘制: Lost7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100006)

网 址: www.qypublish.com

自营网店: <https://qycbs.tmall.com> (天猫旗舰店)

<http://qycbs.shop.kongfz.com> (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qypublish.com> (群言出版社官网)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联系电话: 010-65267783 652638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93-0122-4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第一章	七月前奏曲	001
第二章	八月交响曲	028
第三章	九月创意曲	057
第四章	十月无言歌	083
第五章	十一月幻想曲	106
第六章	十二月小夜曲	131

目录

第七章	一月浪漫曲	157
第八章	二月船歌	182
第九章	三月狂想曲	205
第十章	四月赋格	220
第十一章	五月圆舞曲	235
第十二章	六月卡农	256

第一章 七月前奏曲

X i a K o n g

电话打来的时候，黎漠和高以梵在一起。高以梵有两大爱好，一是玩真人CS，另一个就是听交响乐。他形容自己静如处子，动如脱兔。黎漠是在法国长大的，没受过国内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对于四个字的成语向来一知半解。他不知道高以梵是否用词恰当，但意思约莫明白，觉得这人真是恬不知耻。他一直认为高以梵是伪绅士、真二货。

那天晚上有场室内音乐会，演奏者是来自意大利的组合“斯特拉迪瓦里六重奏”。室内乐的规模一般都不太大，小剧场，两三百人。因是首场演出，来的大部分是音乐圈里的人，黎漠和高以梵算是业余爱好者的代表了。

座位呈圆形摆放，舞台在中央。这个组合很独特，它的独特不是指演奏有着魅惑观众的魔力，而是他们每一位成员都是顶尖的艺术大师，都在罗马圣塞西莉亚音乐学院乐团中担任独奏，并且还拥有一把有着悠久历史的提琴。

第一支曲子是柴可夫斯基的《佛罗伦萨的回忆》，旋律奔放而缠绵，小提琴温柔、热烈、轻快，中提琴优美、柔和，大提琴浑厚、明亮，各声部都配合得极其默契。闭上眼，任感官沉入提琴的世界，轻易就掀起对岁月无尽的怀念。

“据说老柴有点神经质，酗酒、赌博，经常暗自哭泣，对于自己的作品毫无自信，并且还有同性恋倾向。”演奏会开始没多久，高以梵就凑到黎漠的耳边小小声地说道，很是兴奋。

黎漠命令自己专注于舞台上的演奏，忽视耳边那只嗡嗡叫的苍蝇。

高以梵以为他没听到，舔舔嘴唇：“他有一个红颜知己，是个富婆，人称梅克夫人。冬天的晚上，满载着情意的音符装进信封，穿过白雪皑皑的俄罗斯大地，寄给远在乡下的梅克夫人。梅克夫人看到后，掉下几滴泪，再给他寄上几千法郎。两人以这样的方式交往了十四年，通信一千二百多封，但从来没发生过别的事情。你说要是对方是个男人，他还会这么高洁吗……”

空间不大，粗重的呼吸都嫌失礼。高以梵的耳语，严重影响了别人的聆听。前排的几个人实在忍无可忍，齐刷刷地转过头来，一柄柄眼刀直戳向高以梵和黎漠。高以梵的脸皮厚若城墙，没事人似的朝别人努努嘴，继续说道：“他的《第六交响曲》，本来他自己命名为‘人生交响曲’，至于这个‘人生’指的是谁的人生，却是一个谜。后人猜测是为同性恋悲怆命运而感叹的意思。”

前排的人握起了拳头，似乎下一秒就要跳起来揍人。高以梵不以为意地耸耸肩，为别人不折服于他无私的科普而感到遗憾。

空气里飘浮的微粒“啪啪”地冒着火星，舞台上演奏到哪个乐章，黎漠已没法去关注了，他恨不得立刻搬去火星，和高以梵这个八卦男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在高以梵又一次把脸凑近时，他起身就走。高以梵还挺纳闷：“你要去哪儿？”

剧场外有茶室和咖啡馆，黎漠随便走进一间，高以梵跟在他后面埋怨道：“听得好好的，干吗走呀？那票可是我托了不少人才搞到的。”

黎漠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礼仪”这个词从来就不在高以梵的词典里。怪只怪自己不长记性，把他当成知错就改的好孩子了！

进剧场前黎漠把手机关了，就想好好地看一场演出，但今晚注定是与斯特拉迪瓦里六重奏擦肩而过了，于是愤怒地瞪了高以梵一眼，再把手机开了机。

短信和来电铃声争先恐后地涌出手机，把黎漠吓了一跳。看看号码，是吉林。吉林和黎漠算是同行，不在同一家公司，但两人现在都在负责同一项立交桥工程。黎漠是桥梁设计师，而吉林是施工助理。

电话一接通，吉林就开始哽咽：“黎哥，你快过来，晓冬出了车祸。”

“谁？”黎漠一时没听清。

吉林声音嘶哑，带着哭腔：“周晓冬……周晓冬……她被一辆装混凝土的大车给撞了。”

黎漠这回听清楚了：“送……送医院没？”周晓冬是施工方的总工程师，他们经常打交道的。这个消息让黎漠惊呆了，但他也有点不明白，这个时候，吉林的电话不应该是打给他们公司老总和医院，或者是交警吗？

“我们现在就在医院，晓冬一直在叫着你的名字。你快点，不然就……”后面的话吉林不忍说出口，想必黎漠是懂的。

黎漠脑子里一片空白，整个人有点恍惚。他和周晓冬似乎没这么熟，不过现在可不是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

“开车，送我去医院。”他慌乱地对高以梵说道。

高以梵看黎漠的样子，也没敢多问，一路猛踩油门，黑色保时捷几乎是飞到了医院。

五月的北京，气候宜人，连续多日晴朗，气温高，但还不算热。两个人穿着一身黑色礼服冲进急诊大楼，走廊上扑面而来的消毒水味和紧张的气息让两人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急促的脚步声在死寂的走廊上回响，像催命的鼓点。黎漠的神经绷得生疼，太阳穴处突突地跳着。

急诊室外，吉林坐在金属长椅上，头低着，双手插在头发里。黎漠低低地唤了一声，他哆嗦了一下，缓缓抬起头。

“晓冬……在手术室？”黎漠朝手术室看了看，里面很安静，一个护士背对着门正在配药。

吉林其实挺想笑一下的，可是没成功，嘴角耷拉下来，泪水溢出眼眶：“晚了……半小时前，晓冬走了……”

黎漠身子一软，要不是有高以梵托着，他就要瘫到地上了。

他还是去看了周晓冬最后一眼，样子并不太难看，脸部连擦伤都没有，只是整个身子都被血染红了。从医院出来后，黎漠狠抽了三支烟，才稍微好受点。

“你和那个女人……是女人吧，是啥关系？”高以梵小心翼翼地问。他站在黎漠身后，没看得太清，隐约看到躺着的人是短发，身形消瘦，可能长期在工地待着，皮肤都晒成了小麦色。

黎漠把手中的烟头扔进路边的花坛里，夜已深，路灯的光束像一把伞徐徐罩下来。他站在淡黄的灯光下，困惑而茫然。

“我不知道。”不是矫情，也不是逃避，他是真不知道。和周晓冬除了工作上有关联外，他们就一起喝过两次酒、抽过几次烟。哦，还看过一次星星。平时连短信都很少发的。

高以梵抓了抓头：“那就奇怪了，按理说一般人在临终前念着的那个人，要么爱得切肤，要么恨之入骨。你又没灭她全家，也不可能欠她钱，那应该就不是恨。难道……她暗恋你？”

黎漠投去一道严肃的目光：“这个笑话很冷。”虽然是女子，但周晓冬的行事和为人都很爽直，与人沟通也很愉快。她要是喜欢上一个人，绝对不遮不掩，会坦坦荡荡地上前告白。

“那总有一个原因啊，你再想想。”高以梵半信半疑。

黎漠认真地想了一年多，却一直没有答案。

立交桥今天竣工验收，工地上到处彩旗飘飘，大幅标语在七月的阳光下晃得人眼花。

搭建的简易工棚里像蒸笼一般，空调转得飞快也无济于事。黎漠把图纸一一叠好放进包里，连文件夹都是烫的。明天这里就要拆了，休整一阵后，这里的人将各自奔向下一个工地。

他的办公桌在最后一排，周晓冬在第一排，桌上的东西仍保持着她离开时的样子。大家有时宁可两个人挤一张桌子，也没人想过要占她一点地方。一项大的工程，有一两起意外事故也不意外。忙碌的日子里，很少有人会提起周晓冬。岁月从不会因一个人的离开而放慢脚步，四季也不会因一个人的消失而改变秩序。

“黎哥，你在这儿呀，可让我好找。”吉林汗如雨下地从外面进来，撩起T恤下摆胡乱擦了把脸，“走，我们一块去桥桩那儿合个影。”

“就你这光辉形象……”黎漠指指他被汗濡黄的T恤，一副不忍直视的模样，

“大家都在北京城，想什么时候见就打个电话，别搞合影那一套，肉麻。”

吉林“呵呵”地笑，嗅嗅自己一身的汗臭味，也没坚持。

“那晚上的聚会去不去？听说头头们都会参加，估计也没意思，喝不畅快，要不我们俩找间酒吧，不醉不归？”

黎漠抱歉道：“改天吧，今天我家太后生日，几天前就暗示过了，我要没个表示，只怕一年都不得太平。”

“那我就不拉你下水了，常联系啊！”吉林走到周晓冬的桌边停下，轻轻敲了敲桌面，回头朝黎漠忧伤地扯了一下嘴角。

那晚就像一幕电影，观看的人早已散去，而黎漠依然坐在空荡荡的影院内，无法走出剧情。

黎漠徐徐点上一支烟，抽完，出去和公司的头头们打了声招呼，就回公寓冲了个澡。对着镜子整理衣服时，他感觉在心头压了一天的烦闷稍微减轻了一点。他先去花店买了一束花，又去玉石店取了定制好的玉佩，再请师傅用墨绿的绳子穿好。时间充足，赶到星煌公司才下午五点。夏日的下午五点差不多就是冬季的下午三点，阳光毫不示弱，映得巨大的玻璃幕墙璀璨晶亮。

星煌公司大门外竖着巨大的宣传牌，这档电视荧屏最火热的选秀节目《全城恋歌》正在进行中。作为承办方，星煌公司可是全员出动。作为节目制作人，莫静言那是忙得白天不知夜的黑。黎漠很惭愧，若是比事业心，他还真不如他家莫女士。在莫静言心中，她有一个儿子叫黎漠，还有个女儿叫《全城恋歌》。这是个女尊时代，黎漠识趣，自动排在《全城恋歌》之后。昨天通电话时，莫静言说全国海选已结束，接下来将是全国五十强选拔，然后是五十进二十，之后就要开始电视直播了。

“那你明晚能抽出一点时间和我共进晚餐吗？”黎漠故意不提生日的事。

电话那端传来翻纸页的声音，大概是莫静言在看日程：“嗯，有的，三个小时。”

“太后，你也太小气了吧。”

莫静言疲惫地道：“正式直播后也就上了轨道，不会像现在这样杂乱无章，我也就没那么忙了。我会按时回家做做家务、种种花。”

黎漠偷偷撇了撇嘴，谁信呀！

黎漠懒得上楼，把车停在一棵树下，给莫静言打电话。

“我在开会，等我半小时。”莫静言的声音压得很低。

时间掐得很准，半小时后，莫静言一身合体的职业装，踩着细高跟皮鞋向这边走来。他家太后三十年前也是堪比晓庆姐的，这样那样的奖拿了无数，现在那身材和面容，都仍是美人一个。只是已经迟暮，脾气不太好。黎漠偷偷上网咨询过，专家说这是更年期到了，别紧张，就好比每个孩子都会经过一段叛逆期，过了这阵子就天下太平了。

果然，莫静言一到车边就要上了脾气：“不是早就让你换辆车吗，你当耳边风呀？你看你这车，前凹后凸，那儿还少了一大块漆，你不嫌寒碜我还嫌丢人呢！我不坐。”

黎漠哭笑不得，他这车也才买了两年，标致SUV，优雅的法国绅士，在工地上跑起来不要太帅啊。至于车名，那是国人想太多了。说实话，他还嫌宝马那个名字俗呢！

“莫女士，中国不缺暴发户，就缺真正的贵族。咱是贵族，哪怕毡衣布帽，光芒遮都遮不住。”

嫌弃完车，连瞧人也不顺眼了。

“离我远点，一身烟臭，瞧你那手指都黄成什么样了，你说你准备什么时候戒烟啊？”

明明刚洗了澡，全身都是果木的清香，黎漠不服气，却还得扬着一张笑脸：

“明天就开始。快，别晒黑了，赶紧上车！”

莫静言白了他一眼，不情不愿地被推上车。当看到鲜艳的花束和玉佩时，冰雪才稍稍消融。

“我都忘了今天是我生日了，实在太忙了。唉，又老了一岁。”

黎漠朝后视镜看看：“你要说老，那我可就得起跳昆明湖去了。上个月和你一起回家，被娱记跟踪，写啥了，你还记得吗？”

“金牌制作人携新欢，甜蜜恩爱一天一夜”——他当时特想揪出那个娱记海揍一通，什么眼神啊？

这话成功地取悦了莫静言，她不吝啬地任眼角的细纹绽成一朵花：“娱记们的话那都是哗众取宠、博眼球的，若当真的话，猪都飞上天了。”

这么说话黎漠也挺累的，见太后开心了，连忙又换了个话题。

“这次海选有发现新星吗？”《全城恋歌》今年是第二季，去年排名前十的个个都红遍了天，代言、演出忙得脚不沾地，星煌自然也赚得盆满钵满。这一季，光冠名费就五亿，后面的效益更是不可估量。

说到工作，莫静言又收了笑意。

“有几个是不错，但都有去年那些人的影子，没个性。有一个倒是很特别，就是有点……”莫静言拿手比画了几下，找不到词来形容，“我还在犹豫。晚上有她的比赛，我吃完还得回趟公司和几个老师研究一下。”

“行，不会耽误你工作的。”

黎漠选的餐厅是一个香港人开的，这餐厅防范狗仔队偷拍有自己的一套安保措施，极受明星们的青睐。身着笔挺制服的服务生领着两人朝里走，黎漠选的是靠露台的位置。露台下面有条河，绿化做得很是雅致，华灯初上，灯光与树影交融，有如梦境一般。

菜单还没打开，就有人过来打招呼。当今出场价和颜值排名第一的大明星柯逸，而且人家还是从国外名校归来的才子。明星就是明星，举手投足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从遮在眼前的发丝到裤管落在鞋面的弧度，都那么精致俊逸，简直就是偶像范儿的教科版。黎漠挑挑眉，跷起腿，今晚他想表达一下孝心的愿望看来又不能实现了，这单肯定有人抢着付。

“你不是去横店拍电影了吗？”看着柯逸，莫静言笑得亲切又慈祥。

“已经杀青了，现在回京忙新专辑的事。”柯逸回道，侧身朝黎漠笑笑，微微有些僵硬，“好久不见啊，黎少！”

黎漠轻轻颌首，不懂面对媒体长枪短炮都游刃有余的大明星为什么在莫静言面前却拘谨得像个学生，怎么看怎么别扭。

“今年唱片市场一直低迷，就指望你能救市了。”莫静言语重心长。

柯逸垂下眼帘：“我不敢妄想，只能尽力去做！”

莫静言鼓励道：“你肯定行的。”

黎漠顺口说了句客气话：“到时一定去捧场。”

柯逸像是吃了一惊：“黎少不是向来喜欢古典音乐吗？我走的可是通俗路线。”

“哦，我这人很博爱，不限路线，只要对胃口的，都喜欢。记得给我留几张

签名的碟。”黎漠朝柯逸过来的方向看了看，“和朋友一起来的吗？要不，一起凑张桌？”

柯逸忙摆手：“和几个朋友正在谈事呢，就不打扰莫姐和黎少了，我先过去。”

黎漠目送柯逸回了座位，嘴角促狭地弯了弯。现在一打开电视，那些名车、名表、豪华房产的广告上，都有柯逸这张俊脸。他是莫静言造星相册里的第一位，也很成功。

转过头，他迎上莫静言纠结的目光：“菜点好了？”

莫静言欲言又止。

黎漠笑了，这么深沉可不像是太后的作风：“怎么啦？”

“你至今都不交女友……还是忘不了周晓冬吗？”

一定是高以梵在莫静言面前嚼舌根了，周晓冬和他已不知被演绎成什么样的版本，难为太后一直忍到现在，黎漠无力解释。

“不要告诉我你想做婆婆了。”

“我是想你能过得快乐点！”莫静言握住黎漠的手，担忧的神情转瞬变得凛冽，“但是你找谁都可以，就是不准沾娱乐圈的边，男女都不行。”

黎漠抚额，更年期的女士思维都这么跳跃吗？

在灯光全部打开的那一瞬间，管蘅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再睁开时，她看清前方四张宽大的座椅上坐着四个人。下面没有观众，右侧是乐队。她是第四个上场表演的，前一位选手唱的是一首美国乡村歌曲，发音有些古怪，评委的点评非常犀利，他下去时整个人都蔫儿了。

尽管室内冷气开得很足，但在这样的强光下，管蘅的后背还是出汗了。她并不慌张，对舞台，她有一股强烈的亲切感。

她准备的也是一首外国歌曲，舒伯特的《小夜曲》。舒伯特终身未婚，一生只真正爱过一次。只可惜他性格内向，不知该如何去表达自己的心迹。语言似乎对他是无用的，他把他火热的情感全都倾诉在音乐里。小时候，她爱在下雨天气里弹唱这首曲子，院子里的雨缠绵绵绵下个不停。青苔爬满了墙角，雪白的猫咪在脚边趴着，她跟着旋律轻声吟唱，想象着舒伯特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选择的曲目是《小夜曲》？”坐在评委席上留长发的男子问了两次，

管蓁听别人叫他王老师。在他左侧是一位知名音乐人叫小熊，剃了个大光头，微胖。另外两位，一位是西瓜太郎的发型，另一位发型正常些，却穿了一件大花衬衫，像黑帮片里嚼着槟榔的大哥大。

音乐界的人都讲究个性，无论多么前卫新潮的装扮，管蓁都安然视之。当年在音乐学院读书时，隔壁美院的男生着装跟万花筒似的，一个比一个另类张扬，那才叫惊世骇俗呢！

“是的！”管蓁朝乐队看看。乐队的键盘手耸耸肩，摊开双手，无奈地咧了咧嘴。

“我可以借一下你的琴吗？”管蓁明白，这首曲子太冷僻，他们一时间很生疏。

键盘手看看王老师，王老师凑过头和小熊耳语了两句，然后点了点头。

有工作人员替管蓁重新布置了一下话筒，管蓁不是很习惯电子乐，尝试着弹了几个音后，轻声说：“我可以了。”

四周安静了下来，只有音乐在室内流淌。其实这首曲子用吉他伴奏会更优美、委婉，但管蓁不会弹吉他。舒伯特的《小夜曲》有好几首，她唱的是其中之一的《听，听，云雀》。音乐分两段，第一段旋律生动明快，第二段则色彩由暗而明。管蓁的嗓音空灵清亮，深情细腻。恍惚间，像是一卷晨光明媚、云雀在枝头啁啾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最后一个音符在指尖消失，管蓁起身，向四人鞠躬。

没有掌声，没有点评，四个人瞪大眼睛，那神情，与其说是惊讶，不如说是惊呆，最后还是王老师出声问道：“你……会不会唱一些比较流行的歌曲？”

管蓁愣了愣，回答：“我很少唱。”

“之前你有在酒吧驻唱过吗？”

“没有。”

“那……参加过其他唱歌类的比赛吗？学校里的也算。”

管蓁迟疑了一下，缓缓摇头。

王老师轻叩着桌子，脸色不太好看。

“去年的《全城恋歌》你看过几期？”

“两期。”

“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来参加《全城恋歌》的？”

管蓁在灯光下把唇抿得很紧，视线落向地板，像是无法回答或者是拒绝回答。

王老师的眉心拧成一个结：“这样问吧，你了解《全城恋歌》吗？”

“它是一个很好的歌唱的平台。”管蘅抬起头，对上小熊眯着眼射过来的深究的目光。其他两人则紧蹙着眉，像是矛盾得不行。

王老师吐出一口长气，看看其他三人，交换了一下眼神，说道：“好了，你回去等通知吧。下一位选手。”

管蘅放下话筒，又看了看四人，不知道自己的表现算好还是算差。后面的选手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拉着一张脸瞪她。她脸一红，连忙下去了。候场的还有不少人，管蘅叹了一口气，自己往这儿一站，感觉挺突兀的。其他人大多十八九岁，大的不过二十，而她都已经二十四了。三岁一代沟，自然而然的，他们都把她归在了“老”的那一类。一起活动时，也都避得她远远的。

从空调房一下走到室外，全身的毛孔骤然张开，人就像站在了桑拿房里一样。借着灯光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公交车这个时间还有。管蘅苦笑，说是空调车，人挤得满满的，不时有人上上下下，一点冷气早就跑光了。坐个几站，人就像洗了个澡似的。还是南方的夏天舒适，水多，又挨着海，七月正是台风密集的时候，稍微一热，便会有台风过境。连着下几天雨，天蓝了，树更绿了，连空气都清透了。微风习习，一晃，夏天就过去了。

还没出大门，就听到后面有人喊。管蘅回过头，见是四位评委之一的小熊老师，她的心不禁跳得很快，连神经都绷紧了。

“你刚才唱得很不错，只是我们感觉有点突然，这需要时间来消化。”小熊很和气，笑起来憨憨的。

“那……那我还有机会吗？”管蘅很紧张。

“回去耐心地等通知吧。你住哪儿？”小熊打量着一身蓝色棉布衣裙的女子。灯影下，她白净的皮肤几乎透明，里面的血管好些都清晰可见。灯光映着的那双秀眸，晶莹明净。他暗暗叹息，这样的女子其实不适合娱乐圈，但她似乎很执着。

“附近一家快捷酒店。”

小熊摸摸自己的光头：“住酒店一天两天还可以，可时间长了，经济压力不小啊。你……去租间房子吧，虽说房租不低，可怎么样都比酒店要便宜。”

小熊没再多说，里面还在唱着呢，他还得赶回去。

管蓓愣愣地站着，这意思是她进入全国五十强了吗？她一下子愁上了，她在北京一没亲戚二没朋友的，突然间上哪儿租房子呢，还有要租多久呢？

管蓓住的快捷酒店也不算高档，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简易衣柜，方便的是二十四小时都有热水。在外面不管有多累，回去冲个澡人就舒服了。管蓓来北京就带了两个箱子，一个装衣服，一个装乐谱。待久一点，行李是不成问题，只是……管蓓打开钱包，数了数现金，钱大概不够了，还得让爸爸再寄点。管蓓从不用银行卡，以前是觉着没必要，现在才发现挺不方便的，也不知北京的房租是个什么价。管蓓托着下巴发呆，如果晓冬还在……就好了。

想到晓冬，管蓓的心头涌上一阵苦涩。时光飞逝，晓冬离开都一年多了。她还记得去年的五月末，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那人说晓冬走了，很突然，是一起交通意外。她怎么都不肯相信，就在头一天晚上她还和晓冬通了电话。晓冬劝她来北京，说北京搞音乐的专业人士多，机会也多，她窝在宁城教人弹琴终究不是个事，她答应晓冬自己会认真考虑。可她还没给晓冬答复呢！那天晚上，她买了两碟晓冬爱吃的锅贴去了学校，在操场上坐了一夜，天亮时把锅贴埋在了土里。晓冬总说北京是不错，可就是吃不到宁城正宗的锅贴。

那个人……管蓓突地坐直了身子，拿出手机，翻出通讯录。还好，没删。她用力闭了闭眼，按下通话键。

“你找谁？”对方应该没存她的号码，声音很是讶异。

“我是……管蓓，是周晓冬的同学，你是她的同事吉林，对吗？”管蓓印象深刻，他通知她时，自我介绍就是吉林省的那个吉林，是晓冬的学弟，也是她的同事。

“啊，是的。你在北京？”吉林愣了好一会儿才应声。

“嗯，我前天到的。我在这里没有认识的人，很冒昧地给你打了电话。我有点事可不可以麻烦你？”

吉林一点也没迟疑：“当然，晓冬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

吉林照顾管蓓人生地不熟，见面地点由她来定。管蓓能说出来的地方还真不多，想了半天后，约在一家钢琴城。

管蓓是无意中经过那个地方的，一眼就看到大厅中央摆放的施坦威的三角钢琴。很多顶级钢琴演奏家都喜欢斯坦威的钢琴，丰富多彩的音色可以演绎出广泛

的音乐风格，不仅具有适用于古典音乐的理想音色，而且也可用于爵士、摇滚乐和流行音乐。管蓓以前只听说过，但从未见过，所以痴痴地看了很久。

她与吉林约的是第二天的上午九点，管蓓出门很早。所谓早，北京城也已被阳光普照。每次出门，管蓓都带着一种紧张，这种紧张或许是出于来到这座庞大而古老的城市所产生的不安。

宁城也是大城市，但与北京一比，就是大巫见小巫。生活节奏也快了很多，从双脚落在北京西站的那一刻起，管蓓便感觉自己如同被扔进了一座巨大的工厂中央。

城市越大，就越发感觉到人的渺小，像一片落叶，漂泊无依。

钢琴城刚开门，她是第一位顾客，可以尽兴地欣赏每一件华美的乐器。她很想试弹一下斯坦威，但看了看店员冰冷的表情，便转身向门口走去。

门口站着一个瘦瘦黑黑的男子，二十六七岁的样子，格子短袖衬衫，米色休闲裤。管蓓有种直觉，他就是吉林。

“吉林吗？”她试探着问。

吉林用力深吸一口气，有点蒙了。在周晓冬电话号码簿里排首位的，他相信应是属于她的铁杆好友。物以类聚，一定也是女汉子一个，怎么也不应该这么飘逸，这么文静，这么清丽呀！

“是……我是！”他“呵呵”地笑了两声，感觉手脚都不知该怎样摆，嗓子陡然捏细了几寸。

“我们去那里坐坐。”管蓓看他一脑门的汗，也不顾店员势利的目光，指了指角落里摆着的几张沙发。

吉林点点头，两人并排坐下，中间隔着一个抱枕。一时间两人都有些局促。

“我和晓冬是高中同学，同桌，同一间寝室。”管蓓搓搓手，眼眶有些发红。

吉林点点头，故作调侃：“知道，就是那种好得合穿一条裙子的姐妹嘛！”

“晓冬从不穿裙子。”

吉林拍了一下头：“对，她像个男人婆。”

管蓓反驳：“不是的，她只是对仪表不太在意罢了，其实她心思很细腻的。”管蓓是艺术特长生，每天在课业之外还要留三个小时练琴。买饭、打水，晓冬都抢着帮她做。晓冬的力气大，一只手可以提两个热水瓶，腋窝里还能夹一

个热水袋。管蘅怕冷，没有热水袋一夜都睡不暖。管蘅的化学成绩很差，为了让她小高考时能顺利过关，晓冬竟然偷偷爬窗去教研室里偷试卷，差一点被开除。高中三年，快乐的事说都说不完。后来，晓冬北上读大学，管蘅则留在宁城学音乐。分别的那一天，坚强的晓冬哭了。这样的晓冬，又怎么会是个男人婆呢？

“前年还是大前年，她往南跑得很勤，说是去看你。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你的。你的名字笔画很多，很特别。”

管蘅内疚地咬住嘴唇，眼中泛起一抹水光：“那一阵……我过得有点艰难，她不放心我。”

吉林看她那样子像是要哭了，急得直挠头，连忙转移话题：“那个……你遇到什么麻烦事，只要我能做到的你尽管开口，我最近工作不太忙。”

管蘅掩住眼中的泪意，控制了一下情绪：“我想在这个附近租房子，先租两个月。”星煌的日程安排是七月末的周六开始五十进二十的直播，下周是二十进十，再下周是十进六，还有六进五、五进三，最后是三进一的总决赛。最好的结果是她可以进入总决赛，那么两个月也足够了。

吉林习惯性地把裤管往上提了提，露出汗毛发达的小腿。看管蘅挪开了视线，他又慌忙扯下裤管。

“这么匆忙可不太好租，就是能租到价格也很可怕，何况你租期又短，就更难了。这儿可是北京城有名的学区。”

管蘅急了：“难道就没有办法了？”

“你租金是自己出，还是公司给？”

管蘅淡淡地笑了笑：“我没有工作的。”

吉林一愣，不敢再往下问：“远点可以吗？”

“我是第一次来北京，远点我怕路上耽搁的时间太长。”

这是个大问题，让一个两眼一抹黑的外地人在路上倒车来来去去的，晕也会晕死。吉林租的房子离这儿不算太远，但他是和别人合租的，没地方让她去凑合住。

“要不，你去晓冬那儿住吧？”

管蘅倏地张大嘴巴。

吉林“嘿嘿”一笑挠挠头，自己这个表达太惊悚了。

“晓冬前年在北京买了套二手房，她走后，她爸妈托我帮着卖掉，我看这房